

睡莲盛开的季节,鲜花也开满了整个吉维尼小镇。莫奈花园就在这个镇上,一个鲜花簇拥的花园,一个栽满睡莲的池塘。他的庭院不过是普通的庭院,因为画家展开了调色板,把池塘的“精灵”呈现在了画布上;把垂柳映入水中的韵味再现了出来。这里便成为全世界的向往,成了艺术朝拜的圣地。

莫奈的艺术活动似乎都离不开塞纳河,离不开他一辈子的无止境的光影追求,从勒阿弗尔港口到埃特勒塔断崖,从鲁昂大教堂到翁弗勒尔,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作品,以塞纳河流域为主题的创作贯穿了一生。最后,他选定吉维尼,按其地理位置,亦归为塞纳河流域,当他有了花园,池塘和睡莲,就是那个水中的精灵后,便以此睡莲为创作母题,并绽放出生命的辉煌。

我仿佛看到,莫奈在日式的蓝色或红色的弯弯的拱桥上踱步,思索着田田圆叶和倒影之间的韵味,蓝天在水中翻出的精灵;他气闲神定地端坐在杨柳埂岸,沐晓风,看残月映入,紫色的朦胧展示了暮色的精灵。“精灵”成了他生命的全部,成就了他生命的意义。

巧合的是,睡莲在法语中读作“Nymphes(南非阿)”,有“水中精灵”之意,冥冥之中好像是上帝指派他来找出“水中精灵”似的。或许,他与生俱来就具备了这样的气质和能力。早在勒阿弗尔港口,他就画出了日出的意象,在晨雾朦胧中找到了韵味;在埃特勒塔断崖上,找到了纵横交错的笔触;在鲁昂大教堂前,捕捉到了阴、晴、暮、夕的色彩,融合在心中,并挥洒到了画布上。

一百多年过去了,当年他走过,画过的地方,都竖起了一块块牌子,上面印有此时此地画的作品,并写着克劳德·莫奈 1840-1926。他为艺术赢得骄傲,为法兰西赢得荣誉。于是络绎不绝的人群从世界各地涌向莫奈曾经去过的地方,最后又流向诞生“精灵”的地方——吉维尼,莫奈花园。人们几乎是排着队挨个走过花园,穿过隧道,踱步拱桥,在瞻望,池塘中的水流动着,漂浮着团簇的睡莲,静静地闪动涟漪等待着。熙熙流动的人群在拱桥上看着莲池的水,默默流动的水,携着“精灵”在看桥上的人。桥上的人说,我们千里迢迢过来向池塘致敬,向“精灵”致敬,向莫奈致敬;水中的精灵对桥上的人说,轻轻的,别惊动了莫奈。莫奈正坐在窗口,看天上飘过的彩云,看夕陨落落在花上,落在水中。

我轻轻地打开门,不想惊动莫奈。只想在这繁华竞开的园中,采摘百年前芬芳的记忆,并把这“水中精灵”带到东方,开遍每一个池塘。

未完成交响曲

任溶溶

我对舒伯特的《未完成交响曲》有特别的感情,正是这个曲子让我爱上了古典音乐。

敌伪时期,我经常去看语言学前辈、世界语工作者徐沫同志,即何增熹同志,是他星期六晚上带我到复兴公园听露天星期音乐会。在音乐会上我第一次听到这曲子。徐沫同志同时给我介绍古典音乐,说交响曲有四个乐章,每个乐章有两个主题,记住这两个重复出现的主题,庞大的交响曲听起来就不费力了,等等等等。他说未完成的交响曲只有两个乐章,因此叫它未完成。经徐沫同志一解释,并指出主题是什么,这两个乐章的主题真是很好记,所以曲子听下来很轻松。我明白了,就听得津津有味。

如今到了晚年,听古典音乐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。我听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等伟大作曲家的作品,无比神往。但我从《未完成交响曲》开始听古典音乐的。因此,我对这个曲子特别有感情,我感谢它。同时怀念引我听古典音乐的徐沫同志。

为:禅者说水。那多孔的长方形的摆石,长60厘米,高约40厘米,宛如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石窟,大小不一的洞内,似乎隐藏着古经。尽管那石洞,高低不一,好像峡谷中峭壁。那气势,几分森严,像沉睡千年的宝山。抬眼望去,好像一座经文石窟。于是冠名为:经古宝窟。那是长约70厘米,直径约20厘米的石柱,上大下小,略有弯曲,青黝圆润中,透出了几分动感,配上立座后,宛如浩然正气的行者,那英姿,久经沙场,有百战不殆之神奇;那飘逸,几度风雨,是超卓非凡之精彩,好一位心忧天下的壮士。于是抱拳封为:行者壮士。此时妻子正乐滋滋地欣赏着灵璧石小山子。这次她选购的灵璧石,个个厚实且有内涵,配上座子后,件件都是好玩意。这些年一起把玩,发现她的审美眼光



延年



忍让

曹兵篆刻

长了许多。古人说,石尤近于禅。在玩玩学学中,共同悟出了许多生活的情趣;在寻寻觅觅里,一起享受着生活的真趣。求知问禅灵璧石,也许这便是金秋时节夫妇随中的一份快乐,一份收获。

对人类来说,石油是极为有用的资源之一。它为汽车、拖拉机、飞机和船提供光、热和动力。没有它,几乎所有所有的机器将因为摩擦阻力而停止运转。

从石油那里,我们可以得到汽油、煤油、燃料油、润滑油、润滑脂、石蜡、沥青和许多其他有用的产品。那么,究竟什么是石油?“石油”一词来源于拉丁词,原意是“岩油”。它是怎样形成的?科学家们确信,石油是从很久以前生活在温暖海洋里和海洋周围的动植物形成的。这些动植物曾在地球上广泛地存在。

石油

孙廷生

当植物和动物死亡时,它们在海底堆积起来,同时,几百万吨的沙和泥盖在它们上面。在高压下,泥和沙变成了岩石,动植物变成了黑色液体,积蓄在岩石小孔中。地壳的隆起使得部分占海床变成了陆地,一些石油渗透到地球的表面,他们首先为人类所发现并关注。

石油或原油已经使用了好几千年。古代民族包括中国人和埃及人把它当做一种药来使用,远在公元前,印度就用它来作为燃料。

在古代,人们用石油制作火灶,用沥青和重质油粘结砖头,给箩筐上防水胶,密封木船的拼缝。美洲的印第安人对石油有各种用途。当白种人到达美洲时,他们效仿印第安人的实践,把这种“矿油”用于医疗事业。

当原油从矿井中开采出来时,几乎没有什么用途,它必须经过冶炼。蒸馏是基本的冶炼过程,因为石油为多种固体、液体和气体的混合物。

三次短暂的见面

张晓飞

黄炎培与孙中山第一次正式会是在1920年初的上海。此时的孙中山经过一系列失败挫折,正反思以往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,开始著书立说。他一生中重要的两部著作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,《孙文学说》就是其中一部。写作过程中,因感于自己“不长于写文章”,孙中山想起了在教育界享有声誉且文章“文采斐然,笔力雄健”的黄炎培,于是邀请他来莫利爱路29

号,给自己的著作“提提意见”。黄炎培听闻孙中山召唤,立刻赶来,两人一见如故,相谈甚欢。在孙中山的真挚邀约下,黄炎培对《孙文学说》进行了文字的修改和润色。经过黄炎培文字加工后的《孙文学说》,虽然篇幅不大,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代表作,它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知和行的关系,知识量大,趣味性强。该书出版后,孙中山亲笔题签赠送给黄炎培,黄炎培视为珍宝,一直珍藏。

1922年,黄炎培又一次见到孙中山。此时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,孙中山已在寻求苏联援助中国革命。孙中山询问黄炎培关于以后工作的意见,黄炎培认为宜使“全国民众都能站起

来,更普遍更亲切地接受先生的领导”,孙中山则感慨“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侵略,敌人一步一步紧逼,不容许我们准备”。此时的黄炎培在《申报》馆工作,他邀请孙中山为他主编的《申报》纪念刊《最近之五十年》写篇文章,孙中山欣然写下《中国之革命》一文发表于该报上。

三次短暂的见面,成就了黄炎培与孙中山深厚的友谊。1961年,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,黄炎培为了缅怀一代伟人孙中山,曾写下三首七言绝句,其中一首这样写道:“黄花岗血苗新苗,黄鹤楼帆涨怒潮。一击高昌全局破,群英会电促归烧。”对孙中山一生的丰功伟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。

十日谈

孙中山与近代名人

明起刊登一组《诗意的生活》。

整块石头,毫无半点擦碰痕迹。石农告诉我,看石皮石根,便可知此石骨秀色黝。于是便买下这块数十斤重的毛石。陪同我的好友张雷说:“好石头。有喜欢的大胆买,帮你托运到家。”真是令我开心又放心。于是在后续几天

求知问禅灵璧石

张大成

的参观中,又买了几块颇有意味的灵璧石。石不能言最可人。千年传承,古贤者赏石品石,以其“瘦、漏、透、皱、丑”五字诀,为石文化的打造了一个精神符号。文豪苏东坡云:“石文而丑。”书画家郑板桥画竹补石时说得更好:“墨画此石,丑石也;丑而雄,丑而秀。”于是想起孔子的论语: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”便发现“丑石而温”,是一种可贵的好脾性,恰似一句广告语:“我很丑,但我很温柔”。于是明白

隋将伐陈,隋文帝谓臣子曰:“我为百姓父母,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?”“一衣带水”是谓长江。从地图上看,那细细的一条蓝线,比起衣带来还要窄小许多。王安石诗云:“京口瓜洲一水间”,口气之轻巧,正仿佛“一衣带水”。然而,正是在那次从镇江到扬州的渡船上,我见识了这“一水”、“一衣带水”是何等的壮阔!

不消说那句“问君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了。当我在萨尔茨堡流连于那清澈的小河边,也感叹于其风光之优美,却又不合时宜地想起这首词来——我想,倘若李后主不巧被关在这里,“一江春水”写的是这条小河,那还会不会名垂千古呢?

大江南

曾经为一个波多黎各同学讲解这首诗,我特意强调说,这“一江春水”是很大很阔的江,可别想象成欧洲这边的小河——你可曾听说过中国的大江是什么模样?她说她知道,首先,当然,中国是很大很大的国家……其次,听说那大江里面可以容得上千艘战船打仗的,其阔大可想而知,反正绝不是塞纳河那般模样的。

又曾和一个巴西同学一起吃饭,谈起中国和欧洲的最大差别。我以为欧洲的景致精巧雅致胜过中国,却没有中国的深沉大气。比方阿尔卑斯山脉虽然高峻,然而从远处的城市便可以轻易地望见主峰;中国的诸如太行山脉海拔虽然不如,可是一旦进山,只见前前后后群山连绵,苍莽无际,要想找到主峰谈何容易。又比方长江、黄河虽然泥沙俱下,不及多瑙河、莱茵河、易北河的明净秀丽,但那种雄浑大气,在欧洲根本无法想象。巴西同学感叹说,要是欧洲人去了中国,那想必比你来欧洲所受的感触还要强烈吧。

我想,他一定还没有读过谢阁兰。百余年前,谢阁兰来到中国的翌年,从重庆出发,沿长江东下,经三峡到达宜昌,为长江的宏伟壮阔所震撼,作《一条大江》;又在《出征》中,多次面对江河发出生命的感喟。尤其是在《一条大江》中,诗人具体而微地刻画了江水的种种姿态,如何吞并一切与其交汇的大小河流,又如何突破重重障碍一往无前,以为人之个性张扬应如是,胸怀博大深沉应如是,生命力旺盛亦应如是……

《一条大江》是一篇很短的散文,在谢阁兰的诗文中颇受忽略。然而当我初涉其《碑》《画》这些传世之作,而尚未知道《一条大江》时,早已暗自思忖:谢阁兰到了中国,居然能对大江毫无感触,这可能吗?



秋山流泉

(中国画)

刘超

1956年11月16日,黄炎培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中国人民脑海中留着这样一个可爱可敬的孙中山先生遗影》,表达对于孙中山的怀念,发出了“一切、一切还不够我们后起者永远地深刻纪念么!”的感慨。

黄炎培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是在1903年。这年初,孙中山应蔡元培的邀请,到其创办的“爱国学社”作题为《推翻清朝政府,进行民主革命》的演讲。黄炎培时为“爱国学社”教员,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,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56年,他曾这样回忆这次演讲:“先生支着一条手杖,雄伟的气概,我脑海里至今没有模糊。”

1905年,经蔡元培介绍,黄炎培加入中国同盟会,为同

盟会做了大量的工作。此外,他潜心教育事业,在教育界日渐声名鹊起,得到孙中山的欣赏与重视。有一次,孙中山经过上海,让法租界巡捕转请黄炎培见面一叙,黄炎培因未知真相而拒往,错失与孙中山见面的机会,后悔不已。

黄炎培与孙中山第一次正式会是在1920年初的上海。此时的孙中山经过一系列失败挫折,正反思以往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,开始著书立说。他一生中重要的两部著作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,《孙文学说》就是其中一部。写作过程中,因感于自己“不长于写文章”,孙中山想起了在教育界享有声誉且文章“文采斐然,笔力雄健”的黄炎培,于是邀请他来莫利爱路29

号,给自己的著作“提提意见”。黄炎培听闻孙中山召唤,立刻赶来,两人一见如故,相谈甚欢。在孙中山的真挚邀约下,黄炎培对《孙文学说》进行了文字的修改和润色。经过黄炎培文字加工后的《孙文学说》,虽然篇幅不大,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代表作,它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知和行的关系,知识量大,趣味性强。该书出版后,孙中山亲笔题签赠送给黄炎培,黄炎培视为珍宝,一直珍藏。

1922年,黄炎培又一次见到孙中山。此时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,孙中山已在寻求苏联援助中国革命。孙中山询问黄炎培关于以后工作的意见,黄炎培认为宜使“全国民众都能站起

来,更普遍更亲切地接受先生的领导”,孙中山则感慨“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侵略,敌人一步一步紧逼,不容许我们准备”。此时的黄炎培在《申报》馆工作,他邀请孙中山为他主编的《申报》纪念刊《最近之五十年》写篇文章,孙中山欣然写下《中国之革命》一文发表于该报上。

三次短暂的见面,成就了黄炎培与孙中山深厚的友谊。1961年,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,黄炎培为了缅怀一代伟人孙中山,曾写下三首七言绝句,其中一首这样写道:“黄花岗血苗新苗,黄鹤楼帆涨怒潮。一击高昌全局破,群英会电促归烧。”对孙中山一生的丰功伟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。

十日谈

孙中山与近代名人

明起刊登一组《诗意的生活》。

